

古旧小屋

PB01000852 朱燕南

古
旧
小
屋

在我对书法为数不多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少的可怜的临摹练习。我对于书法的感觉，也悉数源于小时候的那一段短短的经历。

那时我还未上初中，大约九岁。和比我小三岁的弟弟一起学习毛笔字。妈妈的本意是说我当时字实在是写的很不好，并没有说要我搞什么修身养性。我们的老师——弟弟的外公，字是写的很好的，但是也不是什么超凡脱俗的文化人。他是一个普通的小市民，平时为一些公司的招牌做胶刻，春节的时候为亲戚们写一些春联，剩下的就拿出来卖掉。一位很安静也很平常的老人——不是别人告诉我的话我是不知道这位离我这样近的老者竟然是我们镇写字最好的。

但是这些对于一个九岁的女孩来说似乎并不是很重要。我当时只是很高兴有一个机会。我现在还能够记得早上和弟弟坐着班车去他外公家练字的情景。弟弟当时住在我们家，早上五点半我们准时起来，一家人去爬山，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到山下的早市购买一天的食品，八点半，我们两个人就来到了爷爷的家里（我是称他爷爷的）。走进昏暗的老屋，两个人还因为早上的晨练而兴奋的小脸发红，我静下来，坐到那张已经很老很旧的红木桌子前面，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简单的用具，一个塑料的墨盒，吸饱了墨汁的丝绵舒服的躺在里面，旁边搭着一支长长的适中的毛笔，笔杆很光滑，显然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但是我用起来还是觉得很舒服。从书包里掏出我厚厚的习字本，翻开还没有写字的那一页，爷爷已经递过一张供临摹的字了——每次都是他早上刚刚写好的，还散发着新鲜墨香的小楷。每一张上面都恰好排一首七律，都是那些平平淡淡的，但是又让人心动的诗（当时或许不能说有这种感觉，那时小小的我只是觉得写字的时候很舒服，象是已经全身心投入了进去，对旁边的人或者事情都不是很在意了）。那些平时我背的很熟悉的诗句，用俊秀的楷书写出来，自有了别样一番韵味。我记得第一首是张继的《江枫渔火》，后来就都是李白的诗句了。记得当时大人都夸奖我，说我认真。因为我的弟弟在我旁边因为动画片的情节大呼小叫的时候，我却在一旁闷着头写字，似乎一点都不在意，他们哪里知道，我那时已经沉浸在李白的诗句中，似乎

那朝辞白帝彩云间的一叶扁舟中，坐着的那个人，便是我；那在江边惆怅的看着孤帆远影碧空尽的人，也是我，当然，平时翻着破旧的课本的时候，本身的这种感觉并不强烈，但是面对着这些意义超过一般字的艺术品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感觉不知不觉强烈起来。眼前的方桌也不再只是一张旧方桌了，桌面上仿佛出现了幽深的峡谷，我也仿佛听见了哀怨的猿啼，眼见一只小舟从桌面深处钻出，又倏的不知去向。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书法而产生了这些“幻觉”，还是因为幻觉而喜欢上了书法，也格外用心的去临摹。几年后我在西安的一家店里发现了一张行书写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方觉得用行书写李白的诗真是比楷书还要适合的。那行云流水的诗与字，的确是最般配的。但是仍然觉得那个暑假的感觉真是很好。自己的性情，竟然也变的平和了。

所以我对于书法的了解，就尽于此。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书法爱好者，我谈到书法，并不象其他人一样不屑于此，但是也不能够拿出时间花在书法上面。或许书法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但是我个人是尊重书法并且喜爱它的。我永远记得书法给我带来的快乐，我也相信它亦能给别人以心灵休息的空间。

而且，我对书法只有一点浅浅的感受，就是书法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尽管这听起来象废话。心情好的时候，是最适宜写行书，流畅而不张狂，可以让你的快乐随着光滑的字延伸。我可以想象在明净的小几前文人轻挥狼毫的情景，那是个春光明媚的上午，阳光不是很烈，后花园里可以看到掩映的竹丛，在窗前的顽石上留下疏影。那应该是让人喜悦的。或者是在简单的夜色下，没有繁星满天，但是却有那么一轮明月。纯净的闪亮的光，伴着青石下爆播的流水，让人心醉。舀一碗清泉，细细的研墨，以袖为笔，在蓝色的夜幕舒展天马行空，挥发自己的意趣。至于草书，实在不是一般人能够写出来的，我想，只有那些狂人——他们平时可能与普通人相同，或是疯疯癫癫，行为乖张，但他们的心中，自有另一番天地！喜欢怀素和尚的秃笔在寺院的墙上飞舞的情形，喜欢米芾老夫子的狂草，初看时让你极不舒服，但是看的久了，让你也不禁喜欢上这一点都不懂的字。

当然，就我来说，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位爷爷的小楷。小楷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美，结构匀称，美观大方。也很适合我这种人的性格，我性喜静而不好动，也不爱强烈的光线，所以，爷爷家的那间小屋，实在是很适合我的。我喜欢一个人静静的坐在桌前临摹，临摹那些我所熟悉的、喜爱的诗。有时候可以花整整一下午写字。写完字已经是黄昏，家中猫咪的瞳孔线渐渐变粗了，屋里面的光线也愈发昏暗了，屋外在刮风，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样子。坐在古筝前，戴上指甲，弹一首《送别》，心情愈加沉稳了。是以风动幡动，唯有我心不动。